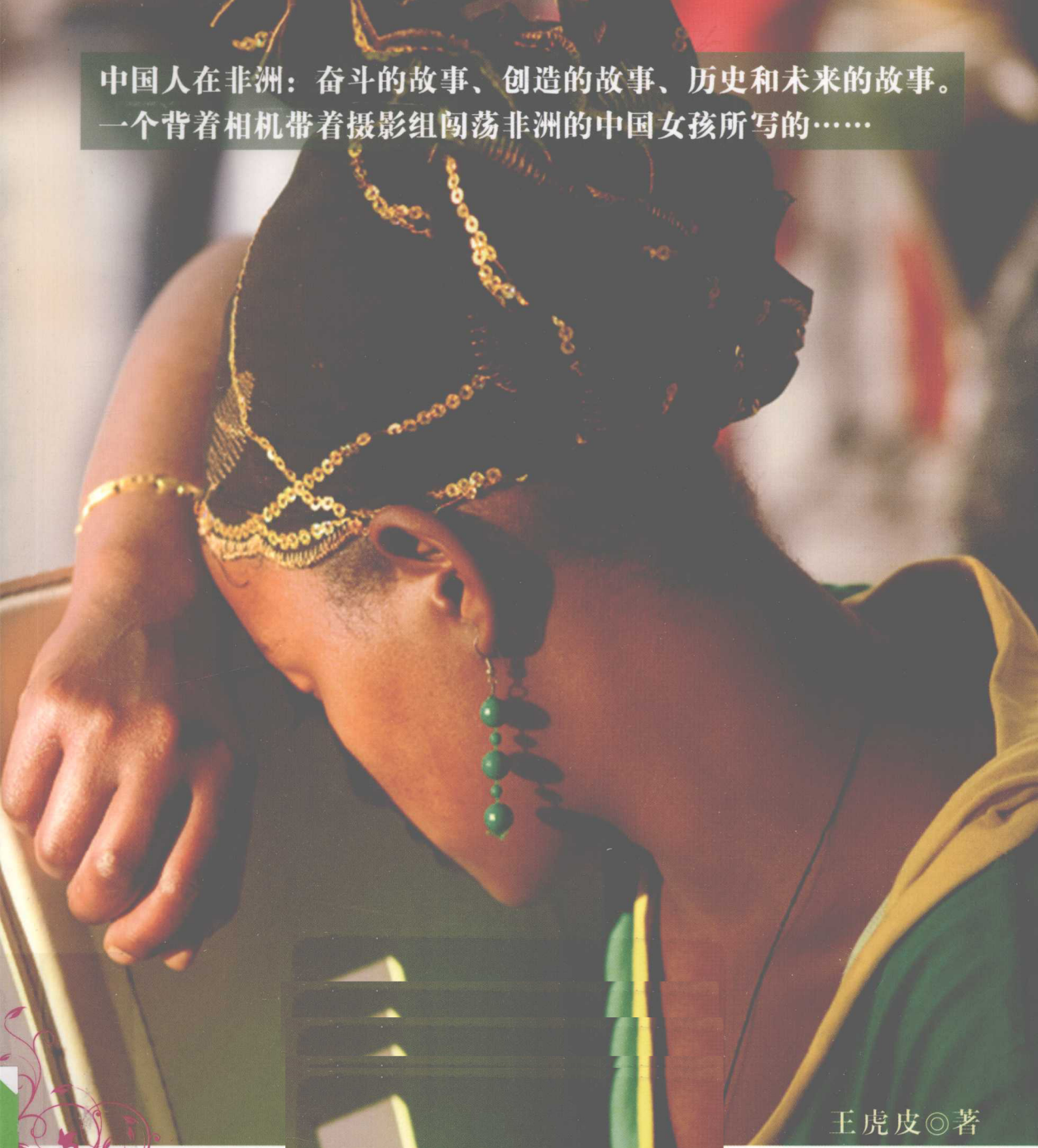


中国人在非洲：奋斗的故事、创造的故事、历史和未来的故事。
一个背着相机带着摄影组闯荡非洲的中国女孩所写的……



王虎皮◎著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王虎皮著.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92-0555-6

I. 生... II. 王...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207 号

书 名: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著 者: 王虎皮

责任编辑: 郭 佳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033692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行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14 印张 18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2-0555-6

定 价: 36.80 元

序

非洲居住着大约 7.5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3% 左右，非洲是仅次于亚洲，世界领土面积第二的大陆。

非洲，它的名字里似乎就有否定之意。非洲是贫穷和艾滋病的代名词，人们头脑中的非洲常常是《动物世界》里奔跑的狮子和长颈鹿，现在市面上关于非洲的书也还是停留在猎奇或去非洲旅游类的小众书籍。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非洲本身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词，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那里还生活着几十万中国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人见证着真实的非洲，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人生一样精彩。

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和发源地，非洲人对生命意义的演绎和理解与今天西方国家主导的物质消费社会的理念有着矛盾和冲击，但非洲人对生命的追求是和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相同的。他们的乐观和阳光下的笑容是不变的真理。人的本质的东西会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下更加突出。去非洲的中国人不仅经历了身体的远行，去非洲的道路更是一个人的心灵历程。

和许多人一样，我曾经认为非洲是遥远和神秘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去那里，更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写一本有关非洲的书。但非洲对于我来说始终是片神秘的土地：北非埃及的法老，在飞扬的红尘中骑马的蒙面图瓦雷克人 (Touareg)，令我神往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2006 年 6 月，我当时正在法国做电视台的记者，一天早上去上班，人还没



站稳，总编就突然找到我说：“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报道，你感兴趣去吗？”

记得当时自己异常兴奋，天真地问：“有中国人在非洲吗？他们在做什么？”

“这是你该告诉我的。”主编向我笑着说。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想到自己能去遥远的非洲做一个有意思的采访，就夜以继日地搜集各种关于非洲和在非洲的中国人的材料。

同样是2006年6月，巴黎的Quai Branly博物馆开馆，那里有许多世界各地土生文化的展品。我生平第一次去就被非洲的各种神奇的面具迷住了，发现每个面具都是一个历史和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每个面具后面都有一个当地社会的故事。同时我发现其实这些“原始”的面具竟然和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展览也让我开始读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Claude Lévi-Strauss)的书，他用自己毕生在世界各大洲的亲身经历证明以西方模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文化准则是错误的。对于他来说，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标记，本身就是不同乃至完全相悖的。

当时我意识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对真实的非洲并不了解，所以就更加千方百计地想去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采访，想知道在非洲这片丰厚的土地上务实的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但最终天公不作美，因为签证被拒而无法成行。也许这一次的困难更坚定了我想去非洲的想法。

“中国和想象的太不同了！”2006年11月，中非论坛的时候我和几个从几内亚来的新闻记者从位于北京长安街旁的新闻大厦出来，几个记者几乎同时惊呼了这句话。我们一起去了对面的东方广场，他们都露出窘态，说：“我们的亲戚朋友知道我们要来中国，都让我们捎手机和一些中国的便宜货回家，但这里的东西简直就是天价，应该和纽约没什么区别吧。没想到中国这么现代？！”



这个时候我发现其实中国和非洲之间还有很多误解，而且这些误解是双向的，我们头脑中对对方既有幻想又有低估，很多非洲人也并不了解在中国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

非洲一直被认为是贫穷和疾病的代名词，可是你可知道在最近五年，在非洲能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已经从1%增长到了30%？全世界的人提到卢旺达都会想到1994年的大屠杀，你可知道卢旺达也是全世界妇女占议会席位最多的国家？从2003年开始，非洲又有2900万个孩子能上小学；你可知道在全非洲56个国家中，至少有18个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的年经济增长值为5.5%？在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家手机的人均覆盖率已经达到90%之上*。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误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媒体的宣传，中间当然有各国利益的左右，但这其中肯定不能忽视人们对新闻热点的炒作。

2007年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曾在1965—1979年任罗得西亚首相）去世。想当初我对神秘的非洲最初的兴趣就来自一篇西方媒体关于他和短命的罗得西亚国的报道。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巴黎的一个卖旧书的书店里无意中淘到一本1966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当时伊恩·史密斯刚上台不久。杂志中关于“罗得西亚”（Rhodesia）这个国家的报道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杂志中形容罗得西亚是“非洲的谷仓”，插图里有丰收的烟叶和漂亮的汽车流水线。当年罗得西亚的总理伊恩·史密斯和他的妻子正在参加一个重要活动，照片中微笑的伊恩·史密斯还在用手摸一个小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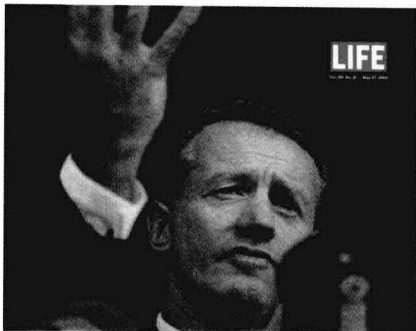
这种景象和我以前看到的非洲完全不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后来发现它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

包括许多非洲人都说，非洲最美的国家是津巴布韦。这里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首都哈拉雷的富人区有整齐的花园别墅；维克多尼亚瀑布是世界著名的

* 数据得自 www.seeafricadifferently.com。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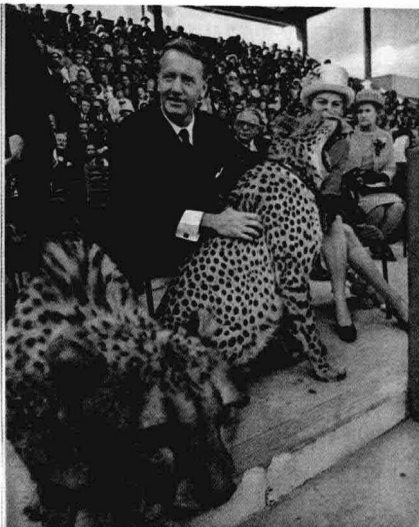


Prime Minister Ian Smith's case for white rule now
RHODESIA'S FACE OF DEFIANCE

An armed and defiant in the Rhodesia of the last government, Ian Smith has been seen with defiance that before the Rhodesian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he was a man of moderate views. Through his defiance, h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defianc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rule in Rhodesia.

Through his defiance, h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defianc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rule in Rhodesia. Through his defiance, h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defianc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rule in Rhodesia.

Photographed by LARRY BORDEN



After a week of fighting, Ian Smith's forces have destroyed the Rhodesian parliament building in Salisbury.



Defiant of British Rhodesia, Ian Smith has been seen with defiance that before the Rhodesian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he was a man of moderate views.



At a tim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Rhodesia, Ian Smith's forces have destroyed the Rhodesian parliament building in Salisbury.



'WE CAN GO FOREVER WITH SANCTIONS AS THEY ARE'

A big white banner reading 'WE CAN GO FOREVER WITH SANCTIONS AS THEY ARE' is held by a crowd of people in Salisbury, Rhodesia. The banner is a symbol of defiance against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gainst the Rhodesian government.

Defiant of British Rhodesia, Ian Smith has been seen with defiance that before the Rhodesian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he was a man of moderate views.



旅游景点。

而今天的津巴布韦因为通货膨胀遍地都是百万富翁，即便如此，你提着一麻袋钱去超市还是很难买到东西——因为物资匮乏。西方媒体指责津巴布韦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从而在经济上制裁和封锁这个非洲小国。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今天的媒体很少谈到这个 20 世纪 70 年代还存在的曾经繁荣的非洲国家呢？难道因为一个国家的灭亡就要对它的模式全盘否定吗？伊恩·史密斯的政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觉得非洲国家的改变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上百年间一点点地把权利交给非洲人。世人在指责他的理论中带有殖民和家长制作风的同时，为什么要忽略同一片土地在十几年间从粮食富足到大多数人填不饱肚子的事实？这时为什么没有人提起可以借鉴一些当年的白人管理模式？伊恩·史密斯的政府其实多年来一直在孤军作战。罗得西亚宣布独立后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利益，也开创了一个英国不愿意看到的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先河。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需要非洲的资源，就竭力把非洲制造成一个弱者的形象。这么多年来，如果你深究非洲各个种族和部落战争的根源，背后总能多多少少发现欧美国家对不同派别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支持或赞助。

津巴布韦共和国 1980 年 4 月成立时，4500 个白人农场主占据着全国 75% 的沃土良田，而 700 万黑人仅占有 25% 的土地。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具有表面意义的数字，觉得分配不公，白人在黑人的土地上剥削和欺压黑人，其实像很多事情一样，一件事不仅仅只有黑和白的两面性，数字后面的故事才是最有意思的。

首先，这些白人农场主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他们从骨子里觉得自己就是罗得西亚人。像南非的白人一样，他们是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即便当初自己的祖先是为了殖民而来占领黑人的土地，可五百年后，这些白人的后代已经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非洲人了。这些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和人



土地的情感有关，不是一句简单的“反殖民主义、非洲人人民的土地归非洲人所有”就能解决的。

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一点点收回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为了加快土改进程，2000年6月开始启动“快车道”土改计划，规定白人农场主只能拥有一个农场，其余的没收后用于重新分配，安置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

但这些土地真的能到“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手里吗？在非洲，人们的部落意识非常强。人无论贫富，都有一种大家族的概念。有了财富后就牵扯到分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一种族部落的人。穆加贝会例外吗？

而且有些非洲人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你看白人占了我们的土地，他们那么有钱；现在我们有了土地，也就有钱了”。其实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简单地占有土地并不能带来财富，一片土地要管理和耕耘，而不是简单地坐享其成。

当年罗得西亚的政治模式在现在很难说谁是谁非，但令我感触最深的却是那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罗得西亚白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

Peter Godwin 在他的小说《白人男孩在非洲》中谈到自己在罗得西亚的童年。对于他来说，今天的津巴布韦的贫穷让他痛心，他甚至庆幸当年穆加贝把他家赶走，否则他看到自己曾经富饶的祖国变成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无法忍受。这些沉重的情感压得这个“白人男孩”许多年都无法和外人解释自己的过去。

其实很多罗得西亚的白人都有他这样的感受，他们从心底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的后代，他们觉得自己生在罗得西亚，长在罗得西亚，他们就是罗得西亚人。

同样，在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年）前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被称为“黑脚”（法语中之所以有一个专门的词“pieds noirs”来形容这些人，就是因为这种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人的特殊性）。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这些白人回到了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法国本土。但他们祖祖辈辈在阿尔及利亚长大，他们自己也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觉得自己就是阿尔及利亚人，真正回到法国后，这些人很难再适应欧洲社会。

罗得西亚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而当年曾经世代生活在那里的罗得西亚人对这个短命的非洲国家怀有的深情却是永不褪色的。《罗得西亚永远不死》是 Peter Godwin 另一本书的题目，我想这句话说出了他心中对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情深似海的复杂情感。

历史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掌权者总有最终的解释权，但这之中没有对与错、黑与白。对于我来说，这之中只有一个个体和在非洲的生命故事。今天大批的中国人去非洲工作和生活，不管西方媒体如何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不管历史如何评判他们，这都是他们自己一个生命阶段的选择和经历。

去非洲的中国人不止有各个大型国企的工作人员，更有一个个为了各种原因去非洲工作和生活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是商人，是建筑工人，是种田的农民，几乎他们中的每个人在中国的商品大潮下早已有一种心厚如茧的沧桑。大多数中国人来非洲的第一和主要目的是“赚钱”。可他们选择来非洲的过程在悄悄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心灵。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记者，我想之所以选择做记者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因为真正的新闻记者是为寻找真理而努力。他（她）应该不为金钱和权力所趋，有寻找真理的勇气和持久的激情。

可在寻找真理的路上，事实永远只有通过时间来证明。在非洲，政权交替频繁，政策和对同一事件的解释也大相径庭。不管历史如何解释今天，不管谁是谁非，不管他们的成败，不变的是人的故事，是一个个生命的故事。

庄子认为人生应该像鲲鹏展翅，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去非洲的中国人选择了不远万里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他们的人生也许艰难，可他们



的生命却因此而丰富。这就是“人”的力量吧！他（她）们才是我苦苦寻找的真理。

非洲的历史和中国人的进入

现在在很多刊物上介绍非洲的文章常常是这样开始的：公元 1488 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10 年后，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线。然而，迪亚士“发现”好望角 500 年后，曼德拉反唇相讥道：“早在欧洲人到达好望角之前，我们非洲人就已经在这里了。”

非洲不仅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它还是整个人类的诞生和发源地。这里有着地球上第一个“直立人” Lucy，这意味着非洲是孕育人类文明的土地。最近，科学家又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 440 万年前的动物化石 Ardi，可能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人类化石。

有几个人真正知道或关心非洲的历史，大家眼中非洲的历史就是一部白人殖民非洲的历史，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公元前 500-公元前 200 年曾经繁荣的诺克文化标志着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古老的贝宁王国从未使用过文字，但人们通过在青铜和象牙上雕刻图像来记录那个时代；非洲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用文字记述历史的习俗，但部落里通常都有负责口头传播故事和历史的人，这并不是说无文字历史是落后的，只是他们和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在公元 11 到 16 世纪，绍纳（Shona）人建立了曾经鼎盛一时的“大津巴布韦文化”（当地绍纳语中为“石头城”的意思），这里曾经是古代南部非洲莫诺莫塔帕帝国（Monomotapa Empire）的首都，也是南部非洲重要的贸易中心。非洲人也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面具文化更体现了人们表达自己的想象力、色彩和情感的需要。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你可知道，在非洲，比白人来得更早的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文明从公元 8 世纪就开始在非洲大陆上传播。阿拉伯骆驼商队从沿海到内地，穿越高山和沙漠，在大部分北非国家建立了清真寺。

直至今日，从北非的马格里布（注释：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三国）到南非的开普敦，从西非的马里到东非的索马里，伊斯兰教的文化、语言、食品、商业和日常习俗无处不在。阿拉伯商人曾经做过黑人奴隶贸易，也把印度的香料带到了印度洋对岸的非洲。现在伊斯兰教依然是非洲传播最广的宗教，占全非洲人口比例的 41%。

虽说郑和下西洋也曾到过非洲，但他对这片大陆的影响远没有当时西方国家的影响大。白人对这片大陆殖民过，他们也为之带来了对整个非洲影响深远的基督教。今天，许多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仍然保留着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这三大古老的欧洲语言。

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不容忽视的就是印度文明的影响。不说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做生意的印度人，就是许多城市也保留有印度风格的医院、寺庙、学校，位于印度洋西部的岛国毛里求斯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毛里求斯现有人口 115 万，其中 80 万为印度移民的后裔，大约占总人口的 70%。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徒，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和节日等方面都与印度相同。印度人有一种扎根精神，很多印度后裔都选择了留在非洲。一百多年前的印度劳工今天成了占毛里求斯社会和经济主导地位群体，他们控制着烟草和茶叶的种植园。印度文化和非洲文化的融合在饮食上就能看出来：我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买到传统的印度食品 samosa（注释：三角形的油炸小吃，通常由土豆、蔬菜和肉组成）。我每次吃 samosa 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时候在非洲满大街都能买到炸饺子可能就是中国人真的开始融入非洲社会的时候了。

第一批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应该是明朝的郑和及他的船员们，听莫桑比克的老华侨说这里曾有过纪念郑和的“三保庙”。



1963—1965年，周恩来总理两次访问过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加纳、马里、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十几个非洲国家。

今天这种看来简单的国事和外交访问，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却是需要胆量和谋略的。当时的中国被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封锁，在国际上少有盟友。经过缜密的策划，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分别以“赵”、“钱”为代号从云南省的昆明出发到达非洲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的埃及）首都开罗。非洲成为中国的外交前哨，连毛泽东都说，“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70年代，中国援助的坦赞铁路修建成功，留下了1860.5公里长的铁轨、320座桥梁、22条隧道、93个车站，以及长眠在非洲的64个中国生命。

1995年，江泽民发表讲话，鼓励中国企业的领头军“走出去”，从此，第一批中国企业开始走向非洲。

到2008年，中非双边贸易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近10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利益涵盖了石油、冶炼、矿产、纺织、金融、木材、电信、交通运输、农业以及大坝、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住宅建设等方面。中资背景的投资非洲计划数以万计，制造业占46%，服务业占40%；占9%的天然资源相关工业等于总投资额的28%。中国对非洲主要输出资本和消费品，出口对象有南非、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进口方面主要从安哥拉、南非、刚果及赤道几内亚输入矿石、石油及木材。非洲出口中国货物自200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40%。

50年来，中国对非洲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项目，培训了3万多个各类人员，向非洲派出过1.7万医疗队员和35万技术人员，减免了33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政府债务。

官方较保守的统计是中国在非洲的人数有75万人，可实际上人数很可能已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经超过了 100 万，而且在之后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非洲创业。

非洲一向就是片兼容并包的土地，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的千万同胞去非洲只不过是非洲历史上的一页而已，他们的个人命运一点点地写入了非洲的历史。百年后，书中人物的成败都已经不再重要，他们都是在这个中国人去非洲的历史大潮中的一分子。

2008 年 9 月，我的非洲之行终于实现了。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去了安哥拉、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五个非洲国家，在那里遇到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他们中的有些人来非洲曾经是为了“得到”。

黄宇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的北华农场确实让他赢利了，可在高原的烈日下晒出的条条皱纹和每日农耕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魏长征在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得过三十多次疟疾，从一开始的分不清非洲工人到熟练掌握当地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从对非洲毫不了解到在这里盖起美丽的花园别墅，表面豁达的他始终掩盖着自己内心的孤独。

贺卫平在非洲接到了国家级的建筑项目，可他的女儿多年来从心底抵触非洲，在她的心中“是非洲抢走了爸爸”。

徐建保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摸索着建钢厂，他在非洲曾患上了抑郁症、登革热，刚解决了一个困难又遇上另一个困难。

还有些人是用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得到非洲社会的认可，比如在尼日利亚的中国酋长胡介国。

有些人选择来非洲是为了“失去”。

李力松在国内离了婚，殷红平想逃避在国内不幸福的情感生活，人言可畏，他们逃避的是社会给他们的压力。他们在非洲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最重要的



是非洲让他们从心底感到了一种自由。

去非洲的过程就是选择了变化本身。其实变化无所谓好与坏，只是换了一个角度罢了。也许人生正如胡峤所说，“一定要经历一些不同的事情才会更精彩”。

也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是日复一日的困难，他们对非洲和非洲人有过惧怕、不解、误会，在非洲的成功、失败、孤独——这些人类最原始而基本的情感是每个中国人在非洲对生命的感动。可他们也承认自己的生活比在国内循规蹈矩的同龄人丰富了许多，这对去非洲的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一个人最美的情感是他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书中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正是在非洲释放着自己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理解。

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在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百年后，这些在非洲留下的学校、道路桥梁还会记得这一个个曾经为它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希望和梦想的普通中国人吗？

生活在别处
别处是非洲



2009年2月，我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欢迎胡锦涛主席”样式的标语